

## 巴以战火为何重燃

◎ 文少彪

经过国际社会的斡旋，虽然巴以双方已达成停火协议，但导致巴以冲突的根源性问题尚未解决，未来双方依然面临诸多挑战。

2021年5月10日以来，以色列与加沙地带武装组织之间爆发严重冲突，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大量人员伤亡，形势十分危急严峻。这是自2014年以来，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规模最大、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冲突。

### 巴以冲突再度爆发原因可究

这次巴以冲突是长期积怨的总爆发，在结构性矛盾、美国政策、地区政治以及巴以内部问题的外化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巴以冲突再次升级。

其一，耶路撒冷地位“症结”再次发作。这次冲突的直接起因是以色列方面要求部分巴勒斯坦家庭从东耶路撒冷迁出，并限制巴勒斯坦民众前往伊斯兰教的圣地耶路撒冷老城圣殿山区域。耶路撒冷在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中均被视为圣地，因此双方都将耶路撒冷称为自己的首都，这让耶路撒冷成为巴以冲突的历史“症结”。耶路撒冷地位之争这样的结构性矛盾得不到彻底解决，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演变为地区冲突。

其二，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采取不平衡的地区政策，推动巴以矛盾升级，不顾及中东问题复杂性、敏感性和巴以矛盾的平衡性、联动性，决意退

出伊核协议，对伊朗采取极限施压政策。为确保极限施压政策奏效，特朗普政府持续加大对以色列的政治和安全承诺，甚至把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到了耶路撒冷。此外，特朗普政府还提出所谓解决巴以问题的“世纪协议”，极力撮合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建交，旨在进一步孤立伊朗。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并没有根本性的调整，这让巴勒斯坦人看不到任何希望。

其三，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博弈阵营化，导致巴以问题边缘化。在全球性疫情冲击下，中东地区国家的政治重点转向疫情控



>> 2021年5月23日，人们在加沙城清理以军空袭后一片狼藉的街道 新华社/发

制和经济复苏，积极改善与以色列的政治和经贸关系显得更加迫切，但因疫情影响，能够给巴勒斯坦提供的资源极为有限。巴以问题作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区“阀门”逐渐被关停了，进一步加剧了巴勒斯坦的绝望。

其四，巴以内部问题的外化，推动双方战火重燃。巴勒斯坦地区经济发展停滞，失业率居高不下。约旦河西岸地区与加沙地区长期处于“一个民族、两个地区、双重政府”的分治状态，疫情的暴发导致加沙地区经济社会治理困境难以改善，民生环境不断恶化，耶路撒冷老城的冲突

让巴勒斯坦人的积怨瞬间爆发。而以色列内部政治碎片化严重，其主要党派在巴以问题上持强硬立场，内塔尼亚胡试图通过升级巴以冲突规模来压制党派竞争。此外，以色列希望通过强硬的军事手段来巩固自己对约旦河西岸的吞并计划，继续扩大犹太人定居点，冲突的爆发进一步强化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钳制，以方缺乏在短期内推动和谈的诚意。

###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巴以局势变化

巴以冲突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切，引起了国际社会对巴以局势失控的担忧，多国领导人呼吁全力阻止巴以冲突继续升级。

联合国积极介入调停。2021年5月16日，在联合国安理会巴以冲突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古特雷斯呼吁各方，必须立即停止战斗，并表示联合国正在积极与各方接触，以实现立即停火。

中东地区的国家基本上是一边倒地谴责以色列。巴以冲突的持续升级引发中东各国民众强烈抗议，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示威席卷多地。卡塔尔、约旦、科威特、沙特和埃及等国谴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袭击，呼吁以色列停止强行驱逐巴勒斯坦人。阿盟举行紧急视频会议，阿盟秘书长盖特表示，以色列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侵犯了巴勒斯坦人在宗教圣地举行宗教活动的正当权利。

美国口头表态支持巴以回到“两国方案”，实则坚定支持以色

列自卫权。此轮冲突爆发后，拜登政府强调以色列拥有“自卫权”，并成为安理会中唯一一个否决敦促巴以停火联合声明的国家，此举在美国国内和美国的盟友中遭到很多批评。2021年5月18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与以色列国防部长甘茨的通话中表示，美国坚定不移地支持以色列捍卫自己国家和其公民的权利，并对巴以冲突中的无辜丧生者表示遗憾。

中国呼吁巴以迅速停火，回到“两国方案”。2021年5月16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在联合国安理会巴以冲突问题紧急公开会上指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针对当前紧张局势，中国提出四点主张：第一，停火止暴是当务之急；第二，人道援助是迫切需要；第三，国际支持是应尽义务；第四，“两国方案”是根本出路。

### 巴以双方未来面临诸多挑战

经过国际社会的斡旋，虽然巴以双方已达成停火协议，但导致巴以冲突的根源性问题尚未解决，未来双方依然面临诸多挑战。

第一，巴以实力对比将继续失衡。随着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方面的占领时间越来越长，以色列在占领区的控制和治理能力也会越来越强。而巴勒斯坦常年得不到发展，并在经济上日益依赖以色列。双方的不平衡发展继续加剧，而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进一步扩大了双方之间的差距。

第二，从长远来看，巴以问题边缘化难以逆转。在可预见的未来，巴以双方实力差距扩大化将进一步削弱巴勒斯坦的斗争能力，导致双方无法平等谈判。地区大国和域外大国在中东的长期地缘政治博弈将陷入疲劳阶段，未来可能更加关心经贸合作、经济复苏等问题，巴以问题难以重返中东地缘政治斗争的中心。

第三，中东地缘政治可能会有进一步的调整。拜登政府的战略重心进一步转向印太地区，将会继续推动中东战略收缩进程，并回到平衡的中东政策，迫使美国的中东盟友调整对伊朗的敌对政策。近期，沙特与伊朗正在就美国重返伊核协议的前景进行沟通，试图达成一个长期的和解框架。如果沙特与伊朗能够持续改善紧张关系，将带动中东地区的整体安全进程向积极的方向转变。

第四，美国将继续强化对以色列的支持。鉴于以色列面临更复杂的地区安全局势，以及为安抚以色列在美国重返伊核协议问题上作出的妥协，拜登政府将会加大对以色列的支持。拜登政府尽管口头支持“两国方案”，但落实下去会面临特朗普中东政策遗产和国会保守派的极力阻挠，根本无法实现这样的政治愿景。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本栏责编：徐玲 翟健  
E-mail: ssbgzw@126.com